

目 录

彭总和我的一次谈话·····	胡庆云 (1)
彭总为我主婚·····	颜蓬英 (6)
周小舟少年二三事·····	周 恢 (11)
缅怀阿翁白石老人·····	张紫环口述 赵志超整理 (14)
我所知道的白石老人·····	刘泽后 (23)
刘揆一先生二三事·····	刘泽后 (27)
近代著名诗僧释敬安·····	刘剑桦 (31)
龙山诗社七子之一王仲言·····	赵志超 (34)
湘潭四异·····	赵 斐 (38)
名老中医赵志壮·····	朱启麓 朱起振 胡树滋 (41)
我的道家生涯·····	蔡祥凡口述 刘振涛整理 (46)
回大陆前和朋友们话别·····	马 璧 (54)
珍重平生翰墨缘	
——忆马璧·····	齐佛来 (56)
落月满屋梁 犹疑照颜色	
——怀念马璧教授·····	田翠竹 (59)
怀马璧·····	刘泽后 (70)

我的十六年改造生活·····	黄志超	(78)
陈官庄被俘·····		(80)
临城集训·····		(88)
滩头镇初省·····		(100)
苏州回首·····		(109)
禹城春暖·····		(117)
迈向新生·····		(126)
谢聘儒罪恶纪实·····	河口区文史通讯组	(129)
石家庄园始末·····	赵钟灵	(138)
反动会道门“三期普度”头子石氏三代·····	熊松年	(143)
卓江堤史·····	河口区文史通讯组	(151)
一九三四年十四都旱灾纪实·····	朱后一 朱后期	(159)
王家山煤矿历史片断·····	张文武	(163)
花石学校八十年·····	赵钟灵执笔	(168)
龟头市历史拾零·····	周湘治 刘锡文 刘锡斌	(175)
余、卢两姓泥壶窑今昔·····	朱亚雄 唐金鑫	(181)
漫话花石·····	陈文晋	(184)
宋贞桥今昔·····	彭志坚	(186)
日寇在石潭的两次屠杀·····	赖吉安	(189)
南北塘惨案见闻·····	林 岳	(191)
日本兵过黄荆坪·····	鄢光润	(193)
日寇蹂躏花石记·····	刘林章	(196)

日寇盘踞龟头市·····	李极峰 周湘治(199)
孤胆船工炸日寇·····	文 略(202)

国民党时期湘潭县的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	熊松年(205)
花石选举“国大代表”真象·····	徐永礼(217)
旧时姜畲的圈子会·····	张 豫(220)
解放前湘潭县的积谷·····	熊松年(224)
湘潭县三次户口锐减·····	熊松年(230)

补 白

齐白石轶事一则·····	刘建国辑 (13)
黎氏八兄弟简介·····	赵 斐(219)
自生桥·····	黄志超(188)
银湖记·····	贺杰勋(201)
响水潭·····	汤江龙 赵修村(142)
一九三四年石潭天符庙会·····	赖吉安(162)

作者·读者·编者

刘甲华来函摘登·····	(239)
熊松年关于《湘潭县行政区划及其变革》一文的补 充·····	(240)
后记·····	(241)

彭总和我的一次谈话

胡庆云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我从县城乘车到乌石彭家围子，看望回到家乡进行农村调查的彭总。进屋后，受到了彭总的弟媳龙国英的热情接待。当时，彭总正在和来访的教师谈话，谈得正热烈，我没有去打扰他。

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我因工作先后在彭总的故居住过两年之久。在这期间，他的弟媳周淑身、龙国英以及堂侄彭鹏，跟我讲过彭总许多感人的事迹。

这一次，我发觉彭总比一九五八年那次回家瘦多了，龙国英告诉我：他得了一些慢性病。如：失眠、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神经性皮炎、肠功能紊乱、低血压等。

天黑了，来访者都走了，彭总邀我同桌进晚餐。他将好菜往我碗里堆，我站起来表示领受不起。“不要客气嘛，我家的事，多谢你的关照啦。”彭总亲切地对我说。他的话使我很受感动。这大概是龙国英事先向他作过介绍。

晚上，我不想耽误彭总的休息，因为他白天整天接待来访的群众，实在是够疲劳的了。可彭总早就作了准备，将挂在正堂屋的白盖灯擦得白白的，凳子摆得好好的。一

会儿，龙国英又拿来了瓜子、花生和苹果。她笑着对彭总说：“这苹果是老胡同志带来送给您吃的。”

“不要客气嘛。”彭总象和亲人谈话一样。

“真对不住，一点心意。”我不好意思地说。

接着，我从口袋里拿出几份《人民日报》，呈送给彭总，同时，大胆地提出几个问题，请他帮助解答。

“彭总，您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争执有什么看法？”

“国际上的事，复杂得很，这很难讲清楚啊！各国各有各国的实际情况，事情总是在变化的，国内的事情也是这样的嘛。”彭总呷了一口茶，然后语气沉重地说：“唉！这一下子扯不清楚。”随之他把话题转过来问我：

“老胡，你们县里这次开会，解决什么中心问题？”

“贯彻地委会议精神，中心议题是解决多产、多购、多留、多吃和少产、少购、少留、少吃，还有‘三包一奖’、‘三包一交’或生产队分配包死上交的问题。”

“干部的思想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如果说干部的思想问题没解决好，那大包干的制度是行不通的。”彭总对农村干部和社员的思想动态是很了解的，因为他已经回乡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他思索了一会，接着又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看来，为国为民分忧解难的担子，就要落在你们这些人的肩上了哟！”

“您说的很对，执行这个制度，很多干部怕犯错误，顾虑是很多的。”我回答。

“胡同志也挨过整啦！”龙国英插话。

“吃一堑，长一智，一个人就要经过锻炼，工作才会

有进步。”彭总勉励我。

“底下（指基层）反右倾很厉害呀，到处是打人。”龙国英说。

“有的被打成重伤，个别地方还打死人。”彭鹏接着龙国英的话，补充了一句。

“是吗？”彭总带有气地问我。

“是的，这打人风是从县里开始的，县监委有个干部，把县委组织部长的一个耳朵打聋了，领导也不加制止。”我如实汇报。

“简直是无法无天！”彭总很气愤地说。

“中央现在可能察觉到斗争搞过火了吧！对周小舟关于解散食堂问题，党中央不是给他平反了吗？”我问。

“这是毛主席的策略，本来就不存在乎反嘛？在会上提意见，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不能说意见提错了，就是‘三反’分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彭总说。

“我听说，庐山会议首先是反‘左’的，怎么又变成了反右倾呢？”

彭总听我这么一问，从太师椅的座位上起身，来回走动，沉思着，好象是应不应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他用左手摘下帽子，右手在头顶上摸了两下，语重心长地说：

“这说来话长呀！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上，我对公布的粮食数字为七千五百亿斤有些怀疑，我说这个数字不实在。会议闭幕后，我到了乌石、韶山两个公社，后来又到了平江县，据我到这儿处地方了解，实际收获的粮食产量，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多。我感到处处在说假话，层层造假数

字，搞浮夸风，真是令人可怕的呀！我从平江到株洲后，恰与薄一波同志相遇，他是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我把调查的情况跟他说了，并提出今年征购一千二百亿斤粮食会过头，将来返销那就困难了，这样会影响农民情绪的。七月一日中央要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六月二十九日在武汉乘轮船到庐山，七月一日休息一天，二日正式开会。会议开始时，毛主席概述了形势：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不少材料，我被编入西北小组参加讨论，每次会我都出席了。我还参加了国务院两次计划工作讨论会，两次中央常委会，在会上我实事求是地谈了一些情况。六日和十二日，周小舟同志两次和我交谈情况，他说湖南工业和农业的一些数字，大部份是假数字。说这些假数字是上面压出来的，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级。我说压也不能讲假话的呀，要实事求是嘛。周小舟还说了公共食堂一些问题，吃大锅饭，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更不节省，农民意见很大。我说这些事情可以直接向主席汇报。他说他在十一日已向主席汇报过了，他还希望我和主席谈谈。在扩大会议快要结束时，我觉得‘左’的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够好，大家还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十三日晚饭后，就向主席写信，书面汇报。十四日晨即将写成的信送呈给主席。十六日中央办公厅就印发出来了，还有主席加的标题和批语：《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各同志参考。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说我的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说在我未写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有唱有和，是早有预谋。接着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就一直批判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啦，是三反分子啦。凡是会上赞同过我的意见

的人，都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我就是这个集团的头子。还说我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并说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我听了主席这么多逆耳的话后，感觉很不是滋味。八月十六日八届八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一个《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主席还写了批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就这样，我成为‘敌人’了。后来主席找我谈话，我说，请主席相信，我敢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的，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我有个要求，今后，我工作不好做了，请主席放我回家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吧。”

我聆听了彭总说的这些，心里很不好过。在悲愤之中。一会儿，有湘潭县委派去的老厨师齐新桥端来了一小碗面条，请彭总吃，彭总双手接过面后，问齐师傅：“大家都有吃吗？”齐师傅连忙回答说：“都有，都有。”

我偷偷地看了一下手表，时钟正指向二十三时一十五分，彭总的警卫参谋景希珍提议，大家都休息，明天彭总还要紧张工作的。彭总接受了意见，准备去卧室时，又返回来，问龙国英：“胡同志睡什么地方？”龙国英连忙回答说：“他还是睡他的老地方——后正房。”

夜深了，我的脑际一直在嗡嗡作响，始终没有平静。彭总这样一位一九二八年入党，领导过平江起义，身经百战，时刻为人民着想的开国元勋，又怎么会反党呢？

彭总为我主婚

颜 莲 英

一九六一年农历九月二十五日，我在乌石寨胡家铺子姐姐家作客，姐姐邀我到附近彭家围子去看彭总。我们姐妹俩来到彭家围子门口时，彭总正在正堂屋里和乡亲们交谈，他见我们两姊妹来了就走到大门前来迎接。

“小姑娘，你们从那里来呀？”彭总笑嘻嘻地问。

我因第一次看到中央首长，有些羞怯，没有回答。这时，彭总的弟嫂彭三妹走过来，她老人家认识我姐姐，马上为我们作了介绍。彭总非常客气地给我们让坐，而且亲自拿来高级糖作招待。一会，来了一位邻舍妹，她跟彭三妹耳语了一下，又走向彭总跟前，指着我说：

“彭总：这个小姑娘长得怎么样？给您做侄媳妇要得吗？”

我听了感到很愕然，羞得我满面通红，我把头深深地低下了。彭总对那个妹说：“长得好，看样子很老实呢！”接着又慈祥地笑着问我：“小姑娘，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还是有些怕丑，没有作声。这时，我姐姐连忙插话：“叫颜莲英。”彭总听了很高兴，说：“莲是莲花的莲，英是英雄的英吗？”我点了点头。彭总又说：“一些好听的字都给你们姑娘们用上了！在家里是叫莲妹子还是叫英妹子？”我没有

及时回答，姐姐答道：“是叫莲妹子。”听了彭总的这些谈话后，我心里也就不太紧张了。彭总又很亲热地问：

“莲妹子，”我马上“嗯”了一声。“你家有多少人吃饭？有几兄弟姐妹？生活过得怎样？”

“有九兄妹，我是老九，共十个人吃蒸饭，生活还马马虎虎过得去，托彭总的福，现在能吃上一碗饭了。”我细声细气地回答。

“不，是搭帮共产党，搭帮毛主席的领导好。”彭总连忙解释。他老人家稍停了一会，接着又说：“这几年来是搞快了一点，‘大办’是多了一点，‘扯谈’（说谎）的成了风，不然的话，人民可能还会要好过日子点啰。”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外面又来了许多群众，我们便和彭总握手告辞，回姐姐家里。

当天晚上，彭总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金石和他的侄儿彭康志等五个同志来到我姐姐家，姐姐忙去外面迎接，我就忙着泡茶。老景接过我的茶，叫我一同坐下，然后温和地叫我：“满妹子”他一口的北京话，学湘潭口音又不太象。“彭总要我们送伢子给你看，让我和金秘书做媒，你看如何？”姐姐连忙插话：“‘弄’起你们当干部的来做媒，那还不好啰。”我当时没有做声，只是把眼睛偷偷地看着彭康志，见他不高不矮，长相一般，象是一个老实人。接着，老景就介绍彭康志的情况，指着彭康志说：

“他是受彭总牵连下放回来的，他的脾气很犟，打死也不告饶的，他单位要他划清界线，站出来批判他的伯伯，他不干，就是这样的被下放回家了。”对他的遭遇，我听了深感同情，但对婚事还没有表态。

第二天早饭后，景希珍同志又来到姐姐家，他是特来邀我去彭总家玩的。我不想去，姐姐劝我说：“彭总看得你起，又劳景干部来邀请，莲英你就去吧。”我想，彭总真是令人敬佩，景同志也真关心人，我于是同去了。来到彭家围子，彭总一见到我，他老人家满面笑容，哈哈不停：“莲妹子来了！”他右手握着我的左手，从禾坪把我拉进正堂屋，让我坐下，并向我递过一杯茶说：“我们是第二次见面啦，不怕丑了吧？”可我的圈心快要跳出来了。心想，象我这样一个乡里妹子，竟受到彭总这样的宠爱，实在是顶当不起啊。我正在别扭，彭三姨驰来了，隔壁的那个姨驰也来了，彭六十姨驰也来了，彭总的保健医生和金秘书都来了，他们个个都是笑容满面，睁着眼睛看我。我猜透了他们的心理，围拢来是想听我对婚事表态。果真彭总提问了：“莲英，昨天晚上想好了吧，我想吃你们的喜糖啦，哈哈。”比起昨天，我胆子大多了，说话也就随便了一些，虽不敢放肆，但我还是做到了有问有答，“彭总，我能进得你家的门吗？”

“哈哈，你不是两次进了这张门吗？”彭总乐呵呵的。

“你们是官户人家，我们家是‘叫化子’人家，我又是一个有读好多书的乡里妹子。”我细声细气地回答。

“什么官户人家，我彭德怀是个‘倒票子’啰。你不会嫌弃吧！”彭总说。

“不，不，您永远是受人尊敬的。”我认为他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伟人。

谈话之间，一上午过去了，我就在彭家吃中餐，彭总

叫我和他同桌，席间又给我敬菜，拉家常，问寒问暖。饭后，稍休息了一会，我想告辞，又被彭总留住了。他老人家和蔼地笑着说：“莲妹子，你怕彭家没有饭吃吗？我少吃一口就行了，三姨驰的红薯有的是，你就多住几天吧。”

对彭总和三姨驰的厚意，对彭康志的同情和好感，给了我力量和勇气，我就在彭家住下来了。我和彭康志的婚事也可说就定下来了。

二十天后，农历的十月十四日，我和彭康志举行了婚礼。

十月小阳春，只有“梳头洗脸呷饭工”。方上桥至彭家围子足有三十五华里，首先说用彭总的小车来接亲。接亲的时候彭总给了我一封信，写道：“莲英：今天本应来车接你，但小车不是我私人的，我没有这个权，再是对群众的影响也不太好，请你原谅。”我看了信，二话没说，吃了早饭就走，三十多华里不到四个小时就走到了。快到乌石学校时，彭总迎了上来，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莲英，辛苦了你，没有用车子接，你不会怪伯伯吧！请你原谅我啊！”

“那里话，三十多里路算什么！我过去能走，今天也能走！我不会怪伯伯的。”我很快地接过伯伯的话说。

听我这样一说，他老人家很高兴，当着很多人夸奖了我：“有人说我彭德怀不会看人，这一次算是我看中了人吧，哈哈。”

我们的婚礼是由伯父主持的，他老人家说了几句客气话后，和大家合了影，两家的兄弟姐妹欢聚一堂，热热闹闹。伯伯又说话了：“你们的婚礼，算是移风易俗，新事

新办，为群众带了一个好头。”

我们结婚还只有三天，伯伯就离开老家回北京了。在告别之时，伯伯千叮咛、万叮咛：“莲英：你是个能干的妹子，彭家的门面全靠你了，伯母（彭金华妻周淑身）和你家娘（龙国英）也需要你多多照顾。遇到了困难，要千方百计克服，不要急躁，还要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请您放心，伯伯的教导，我会永远记住的。”我噙着眼泪，依依不舍地看着伯伯走了。

（胡庆云整理）

周小舟少年二三事

周 恢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民国元年农历十月初三)，在湖南省湘潭县黄荆坪狮龙桥附近一个比较殷实的家庭里，周小舟同志降生了。小舟的母亲周氏，连生三女，抱子心切，四出求神“赐子”；小舟出生，已遂心愿，故取名“怀求”。

孩提时代的小舟聪颖过人，嗜学如饥，四、五岁时，在大姐怀应的指点下，临帖习字，颇为用功，其姐教他《三字经》、《百家姓》，他都能背诵，若遇疑难之处，则缠问不已，常弄得姐姐难以应付。他有一位名叫周镜池的远房叔父，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私塾老先生，与其父周庭拔交情甚厚，经常往来。每当镜池先生来家，小舟总是缠住不放，问这问那，不得详解不罢休。镜池先生也十分赏识小舟，每当小舟问起学问中的典故来，总是尽力满足他的要求。这样，小舟在镜池先生的辅导下，很快读完《珠玑幼学》、《唐诗三百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古文观止》等书。小舟酷爱对仗，常常出口成联，似乎信手拈来，且鲜有疵漏。一次，小舟与镜池先生春游，先生指着溪边杨柳，吟诵上联：“伴

溪绿柳生媚态。”未等先生说出下联，小舟便脱口续上：“踞石青松有雄风。”先生见小舟出口不凡，智慧超群，爱如掌上明珠，情谊亲如骨肉，师生两个结成忘年之交。后来，小舟入留田王氏储英学校，暨入长沙明德中学读书，还是文来墨往，鱼雁频传。每逢寒暑假，师生会面，总是竟日联诗，交谈忘食。

幼年时的小舟，乡里人称他“求少爷”，但他从不摆“少爷”架子，不以读书人自居。每当课读之余，总是找家里长工和邻近的穷孩子玩。有一年中秋节之夜，周氏一家人正围坐在禾坪里，陪客人赏月，高高兴兴地品尝月饼、藕片和糕点。长工鄢朋祥从坪里走过，被小舟看见了，小舟连忙抓起一只月饼、一些藕片追上去，送给“祥叔”。鄢朋祥碍于客在，不敢接受，小舟竟死死拖住，硬把月饼和藕片塞进鄢朋祥的口袋。客人走了以后，父亲露出不悦之色，母亲便从中打个圆场，说：“求伢，你祥叔他们都留有一份的，你吗哩（为什么）要当着客人去送（指月饼和藕）呢？人家会讲你无贵无贱的。”小舟却说：“我们都在吃哩，祥叔有吃，我给他送点，不好吗？不都是人吗？吗哩要分贵贱呢？”母亲无法回答儿子这一连串的反问，只好长“唉”一声了事。父亲也只得朝他吼了一声：“回房做功课！”从那以后，小舟不但没有“少爷”习气，反而亲近长工，和穷孩子们野炊。

一九二七年五月，小舟加入了共青团。七月，中学毕业。母亲觉得兵荒马乱，世无宁日，担心儿子在外“走野”，为留住儿子，便急忙请媒说亲，把中学毕业的小舟叫回家来，与一彭氏淑女成婚。婚后不几日，小舟赴省复习

功课，八月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南大学师范预科班。自此以后，他就极少回家，一面攻读，一面常与革命人士接触，探讨救国救民真理，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从此，周小舟同志坚定地迈入了光辉的青年时期。

选自《花石文史》第一辑

齐白石轶事一则

一九二〇年秋，齐白石到一大官家去应酬。他穿戴平常，走进客厅，有些阔人小姐见他一副“寒酸”样子，都不理睬，有的甚至还投以疑惑的目光。齐白石略感窘然。不一会，又见梅兰芳来了，那些爱看京戏消遣的阔人小姐对赫赫有名的梅兰芳，谁个不识，因而个个眉开眼笑，百般亲昵。岂知梅兰芳偏偏坐到那位穿着平常的“寒酸佬”身边，对他敬若上宾，寒暄不已，并笑着对大家说：“他是大画家齐白石。”于是，一些逢迎者即凑过头来，请齐白石挥笔作画。齐白石不紧不慢地说：“作画就不必了，诸位有兴趣，我就草几句诗吧：‘记得先朝享太平，草衣尊贵动公卿。今日燕市无人识，且喜梅郎呼姓名’。”弄得那些阔人小姐羞惭不已。白石老人这首诗辛辣地嘲讽了那些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人。

（刘建国辑）

缅怀阿翁白石老人

张紫环口述 赵志超整理

我叫张紫环，是齐白石老人的三媳。我曾在北京居住多年，跟阿翁学过画画，兹将我所了解的白石老人的一些轶事简略叙述如下——

寄萍堂与白石老人

“小院无尘人迹静，一丛花傍碧泉井；鸡儿追逐却因何？满地斜阳蛸蝶影。”若干年前，阿翁白石老人曾写过这么一首诗，诗中所描绘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寄萍堂。这里，屋前屋后栽满了梨、桃、芭蕉、樟、竹和四季花草。屋后有一口水井，终年清泉汩汩，四季不枯。过去阿翁常在井里取水磨墨、画画。门前那座山，叫船形山，是阿翁喜欢眺望的地方。门前的池塘，叫寄萍塘，每到夏天开满了荷花；白石老人居家时，常在那里画画，他老人家画荷花画得非常出神。

寄萍堂的名字，是白石老人取的。之所以叫寄萍堂，是因为老人深感人生如寄，世事如萍。因此，他自己的名字就叫做“寄萍堂主人”，除此以外，他的名字还有：“白石山翁”、“鲁班门下”、“借山吟馆主”、“寄